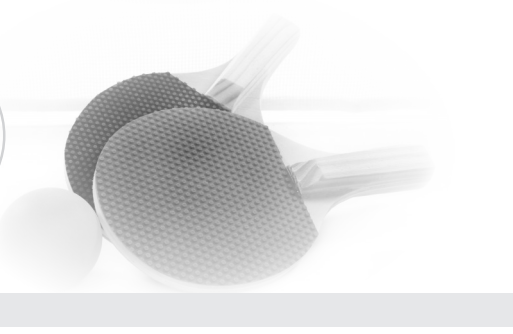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白色精灵



□杨帮立

驻村辛苦。这天单位领导跟驻村队员们约好在镇上小饭馆吃饭，一等不到，二等不到，就差老杨一个人了。一问，说他在打乒乓球。这个老杨！

村部和学校门对门。老杨来驻村时，站在村部门口，看到学校教学楼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陈旧的国旗，在风里摆来摆去。老杨到校园里降下褪色的国旗叠好，回到村部问：“村里还有新国旗吗？”

村里的小学已经荒废了。三层教学楼被锈迹斑斑的铁门锁住了楼梯口，偌大的操场种着的小麦已经抽穗。两个篮球架立在麦丛里，东边的篮筐里筑上了一个硕大的鸟巢；西边的篮筐口，落日正向那儿滑落。麦田旁边硬化的场地上，摆着一个乒乓球台，侧面写着某某世乒赛供应商，日晒夜露，风吹雨打，红色的字迹依然清晰，质量还真不错。

只是桌面上有不少鸟屎，真是荒废很久了。

周五晚上老杨返回城里，跟老伴儿说想买一副乒乓球拍和一个球网。

“你咋想起来打乒乓球啊？”

老伴儿问。

“村里有个经常逃课的学生，挺喜欢乒乓球的，我想跟他打打。”

那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少年。老杨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废弃校园里走走停停蹲坐了很久了，直到暮色淹没了老杨的目光。村部里来了一个老人，神色慌张，不停地重复着：“你看到俺家的孙子没有？个头比我还高。”说着把手举到头顶比划着。

老人在废弃学校里找到了孙子，边走边唠叨：“我不领你了，明儿个让你爹妈回来领你。好不容易熬上了高中，天天玩手机，老师要没收你手机，你还敢跟老师顶嘴，你还敢偷着跑回家。老师给你爹打电话，你爹又给我打电话，你看你把这事儿闹腾的，咋这么不听话，气死我了……”

爷孙俩走过村部门口，在路灯的微光里，老杨看到孩子右手里红黑色一闪而过，是一支乒乓球拍。

老杨来到少年家，老黄狗晃悠悠爬起来摇着尾巴。少年正埋头玩手机，一只乒乓球拍遮住

了屏幕。老杨说明来意，少年却有些不屑，说：“你要是能赢我，我就去上学。”老杨答道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

老杨个头不高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正赶上乒乓球飞速发展的年代，他选择了两个体育项目，一个是长跑，另一个就是乒乓球。他打得也不是很好，但基本功还在。第二天，第三天……宁静的校园里乒乒乓乓的，一个喊：来，来，再来；一个叫：好，接好。一发一接一长一短一切一摆一劈一扣，那小小的乒乓球像一只飞舞的白色精灵，落日都看迷了，恋恋不舍地趴在围墙上。

老杨的手渐渐熟练起来，先用胳膊，后用前臂，再用手腕，再用手，集中在一点上，一瞬间发力，那小球上下旋转还带拐弯，少年渐渐招架不住了。老杨笃定地说：“明天这个时间点，咱俩开一场，七局四胜制，国际规则。村里人常说：腊肉水烩豆腐——有言（油盐）在先。你要是输了，我就开车送你回城上学。”

晚霞铺在了乒乓球台上，红黄调和的光彩，温馨柔和。老杨没等来那少年，却等来了他爷

爷，老人冲他喊道：“杨书记，杨书记，班主任来电话了，俺孙子认错了、保证了、检讨了，态度好得很……”

忙忙碌碌，不知不觉，暑假到了。老杨摘下近视眼镜，趴在电脑桌上填一个表格。等检查完了，他揉揉酸涩的眼睛，戴上眼镜，习惯性仰头搓搓脖子，才发现那少年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前：“杨爷爷，我来向您报告学习成绩。”

老杨心里一美，默想：要说当爷爷，那还真是个年轻的爷爷呢。少年说着递过来笔记本、通知书。老杨把眼镜往额头上推了推，翻开笔记本一看，字迹工整，排列有序，红笔修改清晰醒目……“好啊好啊。”老杨边看边说：“好好！”

“杨爷爷，明天早晨我还想把那一场球赛比完。不是跟您比，您早就赢我了，我知道您之前一直让着我。我约了几个小学同学，回母校打一场。七局四胜制，国际规则，请您给我们当裁判！”

“好，你们不管谁赢了，我也按奥运会的标准，给你们升起一面崭新的国旗！”老杨大笑起来。

顶棚识字

□初阳

看去，直接是房架子。屋子里做饭烟熏火燎，时间久了，自然黑咕隆咚。不时有蜘蛛网粘着一缕缕黑灰掉下来，人们生怕吃饭时掉进碗里，睡觉时粘在脸上。

我家老屋的顶棚既不是吊的，也不是黑顶棚，而是用报纸糊的。糊顶棚一般要用大张的硬纸，家里没有，就平时收集或向条件好的亲友要。父母曾是民办学校教师，在学校积攒了一些旧报纸，糊顶棚就派上了用场。糊顶棚一般在春节前，先用开水将面粉烫成糨糊。然后将笤帚绑在一根长木棍上，扫扫积灰，清理蜘蛛网。随后，搭好梯子，用新刷子刷上糨糊，将报纸一张张糊到顶棚上。有时候，顶棚偶尔被老鼠咬个破洞，父亲就用身体作梯子，我坐在父亲肩头，手举着刷好糨糊的报纸，指挥父亲往东往西，摇摇晃晃地把顶棚窟窿补好。

每年糊顶棚，全家齐上阵。糊顶棚不仅让人充满了对过年的期盼，而且营造出浓浓的家庭文化氛围。望着糊好报纸的顶棚，似乎满屋子都飘着油墨香。当时，小小的我对报纸顶棚充满了不寻常的情感，因为看报纸顶棚，不仅让我认识了许多字，还当上了“小老师”。在那个不外出游的年代，是顶棚的报纸带我走遍五彩缤纷的世界。

那时我喜欢枕着妈妈的腿，要么听故事，要么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仰头看顶棚上的大字，跟着念：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“只生一个好”“冲出亚洲走向世界”……也不知道是好奇激发的学习劲，还是从小爱学习促使我对那些文字上了心，我每晚都缠着父母让他们教我认顶棚上的

字，每晚能认识三五个字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便差不多把顶棚报纸上的大字认完了。白天给羊儿割草的时候，我就向同伴们炫耀，把我记得的词句说给他们听，当然我也不满足于展示，还想让大家认识认识那些工整的、带着墨香的文字。我带领他们回家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，俨然成了他们的“小老师”。

看报纸顶棚识字，如果是白天还好，大字都能看清，晚上就不行了。于是父亲拿回来一只手电筒，打开它，雪亮的光柱在字海词山中移动，我们像看电影一样兴致勃勃。一个站在炕上认真教，下面三五个学生，齐刷刷仰头看着顶棚仔细学：“小草”“我爱你，塞北的雪”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……后来，顶棚上的大字学完了，也教会了，我们便开始找小字。一个个仰头看得脖子发麻，眼睛也花，就有人泄气：“不好玩儿，不学了。”我只好另想办法。

玩找字游戏。我说出顶棚报纸上的一句话，让大家在三分钟内找到准确位置，输了就在脸上贴纸条。有时候，找字需要站起来够着用手指。站起来，举起手臂，再坐下，坐下再站起来，也挺累。虽然累，但很快乐，尤其是上学后，因为识字多，老师还让我当上了学习委员。

顶棚是我童年的星空。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故乡的老屋早已拆迁。从厦子房到平房，再到小洋楼。顶棚也与时俱进，变成了各种“扣板棚”：石膏棚、铝塑棚、钢吊顶棚……有的更新潮，既不吊顶，也不刷白，仿照当年的“黑顶棚”，仿佛成了一种新的潮流。

直到现在，我都非常喜欢将文字内容贴在墙上看，不知是不是那时养成的习惯，总觉得墙上的文字更容易被记进脑子里，就像那时顶棚上的文字，时至今日，我还能说出来不少呢！



如画田园

吴海明 摄影

故乡捕鱼趣味长

□恭德周

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三第二十二条：“问：‘饮食之间，孰为天理，孰为人欲？’曰：‘饮食者，天理也；要求美味，人欲也。’”在我的食谱里，鱼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食物，更是故乡的记忆，每每想起故乡捕鱼的场景，我的嘴角就不由自主地往上翘。

对鱼的青睐，或许与地缘有关。我的家乡在胶东半岛西部胶莱河入海口处，这里河流、湾塘、沟渠、洼地较多，河流连着湾塘，水流牵着手把小村庄围了起来，鱼、虾、蟹、蛤自是充盈富足，鱼自然也成了这一方人家餐桌上的佳肴。捕鱼当然也很拿手。

围堰排水是惯用的捕鱼手法。人们先选好湾塘或者沟渠，用泥土截断进水口。然后两人一组用事先准备好的“水斗”喊着号子一拉一甩往外排水。“咣当咣当”的节奏如同清晰的音符，铿锵有力，悦耳动听。大湾塘一般一天或者两天即可排完，小的所用时间更早些。后来，人们为了提高效率，就用柴油机拉着水泵抽水。待到偌大的湾塘水退底显时，白花花、黑黝黝的各种鱼已经汇拥到了一起，活蹦乱跳，引得人心跳加速，蠢蠢欲动。“抓鱼了！”不知是谁大喊一声，抓鱼人瞬间挽起裤腿，双手搬着棉槐条编的篓筐，欢快地冲向湾底。白花的鲫鱼、白鲢倒是温顺，任凭你捏、掐、抓；但那黑黝黝滑溜溜的黑鱼就不听话了，一抓一窜，一窜一溅，抓鱼人的脸刹那就成了“包公”。黑发的脸，灰脸，白牙，笑语阵阵；鱼蹦，虾跳，蟹爬，水声连连。

用网捕鱼则更有乐趣。在流水潺潺的地方下一道地笼网；在水势平稳的地方，可以下一道站网，或者浮网；在水面宽阔的地方，两人以上可以运用拉网……要说灵活性最强，就要数旋网了。旋网，有两米多高，用尼龙丝织好后，网下端系上铅坠，由一人使用。河道涨水的季节，不少鱼喜欢这样的环境，时而游动，时而小驻，此时，最适合用旋网捕鱼。抓住渔网一网一网地抛撒着，一袋烟工夫就捕了许多，左邻右舍也

跟着有口福了。

钓鱼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捕鱼方式。我幼时跟随大人去钓鱼，连鱼饵都不用准备。到了地方，来到水边草丛，立刻就会发现浅沿地区有许多小鱼种，伸出胳膊两手一勾，将小鱼一围一拉，水去鱼出，这便是最好的鱼饵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最好钓的当属狗光鱼、鲫鱼；其次是白鲢、鲤鱼、梭鱼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”下雨天最适合钓鱼。

在捕鱼诸法中，我更欣赏“等鱼”。等鱼，就是利用上下游水势之差垒堰。在土壤适当的地方，扒开豁口，铺上芦苇帘。在芦苇帘上面压一块窄木板，再在板上上面抹一层薄薄一层具有黏性的黑泥。这样，上游水流就如同瀑布一样流到芦苇帘上。一会儿工夫，就见活蹦乱跳的鱼儿在芦苇帘上大汇集。有时，为了预防鱼的戒备心理，还会在帘子上铺一些现制的新鲜芦苇作掩饰。就这一招，让好多狡猾的黑头鱼马失前蹄。

到了冬天，为了捕到鱼，人们更是动用了许多脑筋。往往会背着大镬、铁锹，拿着篙竿，去找水不多的沟渠、湾塘破冰捞鱼。冬天的收获不如夏天的多，所以吃到嘴里的鲜鱼仿佛比夏天的更好吃，一锅浓浓的奶白色鲜鱼汤足以冲散冰雪带来的寒冷。

数十年来，虽说由于干旱导致家乡的水域逐渐减少，但捕鱼的情景还是常常走入我的视野。今年春天，我回家见到村里的大湾旁绿树成荫，微风阵阵，垂柳依依。男女老幼笑容满面，站坐不一，手持钓竿，休闲洒脱。堂弟说：“去年雨水好，湾里的积水多，这里成了钓鱼的好地方，白天晚上都有人。这不，短短一会儿，我就钓到了十几条鲫鱼，大的足有半斤多。”他手中的鱼竿抖动着，脸上满是喜悦与骄傲的神情。

我心生欢喜，希望我的家乡水面再次充盈，希望村里的湾畔景色永远宁静美好，希望我们都能在钓鱼的时光中享受到生活的幸福和宁静，创造年年有“鱼”的美好生活。



捡废品的林老师

□李勤安

林老师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翻捡小区的垃圾箱了！

小广场前一群照看孙子的大妈和闲坐的老人一致认为：这是他们坚持舆论干涉和展现大量肢体语言后取得的重大胜利。

其后，林老师作为小区第一个拾荒者开展“业务”时，并没引起有心人的注意。只是觉得她和他们见过的那些拾荒者不一样。穿着工作服，戴着口罩、帽子，包得严严实实像在实验室工作似的。对了，还戴着副眼镜。

不过，她一次又一次把大包小包的废品弄进自行车棚，哪能逃过许多喜欢观察的眼睛。于是，有关她的消息源源不断地在众人的舌尖上跳来跳去。待知道她是

个退休高级教师，一个月领七八千的退休金时，大家顿时不淡定了。不在家颐养天年，享受人生，偏偏要捡废品卖钱，典型的与民争利！揽着孙子的吴大妈马上发表了她的观点。

她老伴儿是不是得了病或者别的原因，需要花钱。有人作出善意猜测。消息灵通人士马上给出正确答案：人家老伴儿刚退休，精神着呢。不论刮风下雨，天不亮就去人民路广场打太极。

不久后，新料爆出：林老师的一对儿女很优秀。女儿是大学教授；儿子是企业高管，年薪七位数。吴大妈扳着指数了几遍，证实自己没有数错时，眼珠子瞪得溜圆。妈呀，上百万！真是越

有钱越爱钱。

因此，当小区里出现第二位捡废品的大嫂时，这些人把对林老师的不满乃至些许仇视变为实际行动。往常，那些可回收的纸壳、塑料瓶等废品基本都被扔进垃圾坑。这次却有意攒着放在楼道口，等大嫂来了就喊她去拿。大嫂很高兴，不停地夸赞光明小区的住户心善，素质高。同时更加感激介绍人老张。是老张找了小区负责人并担保不会出事，她才顺利进入平时门禁很严的小区。

林老师从许多意味深长的眼神中判断出大伙儿对她的敌视，但她并不在乎，一心一意干着自己的事儿。

小区不大，废品有限，一个人还行，俩人捡到的东西就少了。突然有一天，众人发现林老师不再出来捡废品了，剩下大嫂一个人，每次都有不小的收获。小广场的众人见到大嫂汗水下的笑脸，想起这笑脸和他们的努力有关，自然喜悦，积极回应着大嫂的招呼。后来知道了她家有个瘫痪的丈夫，还把一些旧衣服送给大嫂。

只是好景不长。大家还没从“胜利”的喜悦中走出来，就意外地发现林老师又重操旧业。同时，以往每天定时出现的大嫂没了踪影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不会有人为了些废品暗中使坏吧。一阵叽叽喳喳的交流，依旧没有头绪。

一个星期后，大嫂来了，拉着满满一三轮车废品，送行的是林老师。吴大妈目光追出老远，捂着脑袋想了好一阵子都没想明白。

原来，林老师知道大嫂家庭困难，不仅把自己捡的废品都给了她，还让她每周留几天回家照顾丈夫，由自己帮忙捡废品。